

5



Cher Gust

Je te prie de me répondre si tu veux
 être ton vieux mes associé pour la suite des
 histoires, je t'en prie dit-moi le, parce que
 ce que j'ai vu hier pour associé, je t'en
 -avais des lettres que j'ai commencé à
 écrire, et je te priant de me les y rendre
 à l'œil, et le vrai ami, quelques chose.
 Si tu me fait beaucoup de plaisir.
 Quand ~~il~~ j'aurai de ce que tu
 ne lui envoie pas. Je te prie en toute
 de me donner de nouvelles ou la Rome
 toute et moi que ta respectueuse famille
 répond moi le plus tôt possible
 et je t'en prie par plus-long, par
 de servir qui me presse, je t'en
 de t'écrire un peu brava

ton fidèle ami

à la fin janvier 1831 Gustave Flaubert

福楼拜文集

[法]福楼拜 著 艾珉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5



福楼拜文集

〔法〕福楼拜 著 艾珉 主编

文学书简
庸见词典

刘世方 译
丁世申 译
施康强 译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像

目 次

文学书简 刘 方 丁世中 选译 (1)

庸见词典 施康强 译 (267)

福楼拜生平创作年表 阿尔贝·蒂博代 编 杨国政 译 (405)

文学书简

刘 方 丁世中 选译

ŒUVRES de Flaubert

Lettres Littéraires

1)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目 次

致路易·科姆南	(5)
致阿尔弗雷·勒普瓦特万	(8)
致路易丝·科莱	(10)
致路易·布耶	(114)
致马克西姆·迪康	(121)
致维克多·雨果	(128)
致埃奈斯特·费多	(130)
致勒洛阿耶·德·尚特比小姐	(135)
致爱丽莎·施莱辛格	(144)
致兄长阿希尔	(146)
致莫里斯·施莱辛格	(148)
致埃德蒙·帕尼埃尔	(150)
致弗雷德里克·博德雷	(152)
致儒尔·杜勃朗	(154)
致夏尔·波德莱尔	(158)
致泰奥菲尔·戈蒂耶	(160)
致埃德玛·德·热奈特	(162)
致昂日·佩梅嘉	(175)
致儒尔·米什莱	(177)
致龚古尔兄弟	(182)

致圣伯夫	(191)
致伊万·屠格涅夫	(200)
致乔治·桑	(210)
致阿梅丽·波斯凯	(225)
致伊波利特·丹纳	(227)
致莱奥妮·博雷娜	(231)
致玛蒂尔德公主	(238)
致考尔努夫人	(241)
致居斯塔夫·莫泊桑夫人	(243)
致莫泊桑	(244)
致爱弥尔·左拉	(253)
致卡米叶·勒莫尼埃	(256)
致阿那托尔·法朗士	(257)
致于斯曼	(258)
致外甥女卡罗琳	(260)
致玛格丽特·夏虎蒂埃	(263)
致洛尔·莫泊桑	(265)

致路易·科姆南^①

一八四四年六月七日

于鲁昂

我一定在你们^②眼里显得有罪,亲爱的路易! 您对一个一半时间在生病,另一半时间烦闷到既没有体力也没有智力写出哪怕是温和而浅显的东西的人又能怎样呢? 我想寄给您的正是这种温和浅显的东西! 您体验过烦闷吗? 不是一般的、平常的烦闷——此种烦闷来自游手好闲或疾病,而是那种现代的、腐蚀人内心的烦闷——此种烦闷能把一个聪明人变成能走动的影子、能思想的幽灵。啊! 假如您也体验过这种极易蔓延的恶劣心情,我真会同情您。有时我们自认已经治愈了这个毛病,但某一天一觉醒来却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

您是否知道,我们并没有理由心情愉快! 马克西姆走了^③,他不在您身边一定使您心情沉重。而我,我的神经毛病使我很难得到休息。我们大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在巴黎聚会而且聚会时身体健康心情愉

① 路易·科姆南(1821—1866),法国自由党人、诗人、记者。他和福楼拜的朋友马克西姆·迪康一起长大,因此也是福楼拜的朋友。

② 指巴黎法学院的老师们。

③ 指马克西姆·迪康(1822—1894),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文学回忆录》的作者,于一八四四年五月四日去东方旅行。

快？一小群搞艺术的好小伙生活在一起，一星期聚会两三次，一边随便吃些浇上美酒的佳肴，一边品味某个诗人饶有风味的作品，那是怎样令人开心的事呀！我经常做这样的梦，这种梦想远不如别的梦想雄心勃勃，但就是这一点梦想也未必更容易实现！我刚看过大海^①，现在已回到我这反应迟钝的城市，所以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烦闷。在某些时候，出神观看美妙的东西往往使人感到悲伤。可以说，我们生来就只能承受一定分量的美，稍多一些便会使我们感到疲劳。这说明为什么一些平庸之辈宁愿观看大河而不愿观看大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宣称贝朗瑞^②是法国诗坛第一人。再说，市侩站在荷马面前打哈欠，而诗人在巨人面前打量巨人时不觉陷入深深的冥想和紧张的、几乎痛苦的沉思，这时他伤心地自言自语：“啊，多么伟岸！”我们可别把这两种情况混淆起来！因此我欣赏尼禄：这是一位达到世界顶峰的古人！阅读苏埃托尼乌斯^③的作品而不浑身战栗的人是不走运的！我最近阅读了普鲁塔克撰写的埃拉伽巴卢斯^④生平。此人的卓越之处有别于尼禄的卓越之处。埃拉伽巴卢斯更亚洲化、更狂热、更浪漫、更无节制。那是一天中的傍晚，是燃烧着的狂躁；而尼禄却更安静、更优秀、更有古风、更庄重，总之，更高一筹。自基督教诞生以来，群众就失去了他们的诗意。要说雄伟壮丽，您就别对我谈现代。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最差劲的连载小说作者的想象力。

看见您在厌恶圣伯夫^⑤和他的全部作品方面和我站在一起，我真是受宠若惊。我最喜欢的是刚劲有力的句子，是内涵丰富、明白易懂

① 福楼拜曾去海边小住了几日。

②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民歌诗人，反对宗教和王室复辟，所作民歌，风行社会各阶层。

③ 苏埃托尼乌斯(约75—160)，拉丁历史学家。十二位恺撒传记的作者，其作品中有许多罕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和信息。

④ 埃拉伽巴卢斯(204—222)，公元二一八年至二二二年的罗马皇帝，曾任叙利亚太阳神庙祭司，故将叙利亚的祭礼引进罗马，并加大其荒谬成分，后被谋杀。此处福楼拜有误，因普鲁塔克比这位罗马皇帝年长。

⑤ 圣伯夫(1804—1869)，法国作家、文艺批评家。

的句子,这种句子仿佛肌肉突出,有着茶褐色的皮肤。我喜爱雄性句子,而不喜爱雌性句子,比如,常见的拉马丁的诗句,和更低级些的,维尔曼的句子。我惯常阅读的作品,我的床头书是蒙田^①的、拉伯雷^②的、热尼叶^③的、拉布吕埃尔^④的、勒萨日^⑤的著作。我承认,我热爱伏尔泰的散文,他的短篇小说是我的精美调味品。我读过二十遍《老实人》^⑥,我把此书译成了英文,而且还不时重读。目前我正在阅读塔西佗的书。过些时候,我身体好些,我要再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荷马和莎士比亚,什么都在其中了!其余的诗人,哪怕最伟大的诗人,在他们旁边都似乎显得矮小。

刘 方 译

-
- ① 蒙田(1533—1592),法国著名随笔作家。
② 拉伯雷(约1494—1555),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代表作家。
③ 马图兰·热尼叶(1573—1613),法国讽刺诗诗人。
④ 拉布吕埃尔(1645—1696),法国作家和伦理学家。
⑤ 勒萨日(1668—1747),法国作家。
⑥ 《老实人》,伏尔泰的小说。

致阿尔弗雷·勒普瓦特万^①

一八四五年五月十三日

于米兰

.....

我真想看到你在我们分别之后都写了些什么。四星期或五星期之后我们可以一道阅读那些东西,就我们俩,在我们家,远离社交界和市侩们,像熊一般关在屋里,在我们的三重毛皮下低声嗥叫。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我的东方故事^②,我要在今年冬天着手写作这个故事。几天来,我突然有了一个写一出相当枯燥的正剧的想法,内容涉及科西嘉战争中一段插曲,我是在热那亚历史^③中看到这个故事的。我曾看到布吕盖尔的一幅表现《圣安东尼的诱惑》^④的画,这幅画促使我考虑把《圣安东尼的诱惑》改编成剧本。不过,在我之外还需要另一位朝气蓬勃的男子汉。为了买这幅画,我会心甘情愿交出

① 阿尔弗雷·勒普瓦特万,福楼拜青少年时的挚友,作家莫泊桑的舅舅。

② 福楼拜的《东方故事》描写一位伊斯兰苦行僧的七个儿子的故事,七人分别代表追求幸福的方式:思想、爱情、声色犬马、暴力、诡计、有产者的见识、愚蠢。

③ 指爱弥尔·万桑所著《热那亚共和国历史》。

④ 布吕盖尔父子三人都是十六世纪佛兰德著名画家。此画极可能是皮埃尔·布吕盖尔(约1564—1638)的作品。

我所收藏的全部《箴言报》(假如我拥有这个收藏的话),外加一千法郎,而大人物们的多数在仔细观看这幅画时,肯定会认为那是个坏作品。

刘 方 译

致路易丝·科莱^①

一八四六年八月六日或七日

于克鲁瓦塞

.....

……我应当向你坦白剖析我自己，以回应你的来信，来信中的一页使我看到你对我产生的错觉。对我来说，让这种错觉延续更久会是卑鄙（卑鄙是一种道德败坏，无论它以什么面目出现，我对之皆深恶痛绝）之举。

无论别人怎么说，从我天性的实质看，我仍属街头卖艺人一类。在我童年和青年时代，我曾狂热酷爱戏剧。倘若上天让我出生在更穷苦的人家，我或许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即使在目前，我压倒一切的兴趣仍是形式，但必须是美丽的形式，此外，再没有别的。女人的情感太炽热，思想的排他性太强，所以她们不能理解这种对美的宗教式虔诚，这种由感觉铸成的抽象概念。起因和目的于她们是必不可少的。而我，我欣赏金子，同样欣赏金箔。金箔看上去可怜巴巴，但它为此甚至比金子更富于诗意。在我眼里，世上只有美好的诗句，只有组织得极精彩又和谐、又富于歌唱性的句子，绚丽的日落，月光，色彩丰

^① 路易丝·科莱(1810—1876)，法国女诗人、作家，福楼拜的女友。

富的画卷,古代的大理石雕像,雄浑有力的头像。此外,再没有别的。我宁愿当塔尔玛^①而不愿做米拉波,因为塔尔玛曾经生活的领域更纯更美。笼中的鸟儿和被奴役的人民同样引起我怜悯。对全部政治,我只理解一件事,那就是骚乱。我像土耳其人一样是个宿命论者,我认为,我们能为人类进步做一切或什么也不做,这绝对是一回事。说到进步,对凡是不明确的概念,我的理解力都是迟钝的。凡属这一类论调都让我极为厌倦。我多么仇恨现代的专制,因为,我认为它既愚蠢、又虚弱、又自我胆怯,但我深深崇拜古代的专制,我把这种专制视为做人的最卓越表现。我首先是一个古怪的人、一个任性的人、一个缺乏条理的人……

刘 方 译

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

于克鲁瓦塞

.....

你对我谈及工作,是的,工作吧,热爱艺术吧。在所有的谎言里,艺术还是最少骗人的。你就尽力爱它吧,以一种专一的、热烈的、忠诚的爱去爱它。这样做是不会有失误的。惟有思想是永恒而且必要的。如今已不存在昔日那样的艺术家,那类艺术家的生命和精神都只是服从自己求美欲望的盲目工具,他们是上帝的喉舌,通过这样的喉舌,上帝向自己证明自己。在这样的艺术家眼里,外部世界是不存在的。谁对他们的痛苦都一无所知。每天晚上,他们上床睡觉时心情忧郁,他

^① 塔尔玛(1763—1826),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们以惊异的目光看待人类生活,有如我们今日出神地观看蚁穴。

你是以女人的身份评判我,我是否该为此而抱怨?你太爱我,所以对我有所误解。你认为我有天才、有思想、有独特的风格,我,我。可你马上要让我变得虚荣了,而我却一向因没有虚荣心而自豪!瞧瞧,你认为我吃了多大的亏,这不,你已失去了批判精神。你是在把一位爱你的先生当作伟人。我多愿成为伟人中的一员呀!好让你为我感到自豪(因为现在是我在为你而自豪。我对自己说:是她在爱你!这可能吗?正是她!)。不错,我很想写一些精彩的东西、伟大的东西,让你赞赏得流泪。我多想让人演一出戏,那时你将会坐在一间包厢里。你听我写的台词,你还能听见别人为我鼓掌。然而,恰恰相反,是你老把我抬高到你的水平,难道你不会为此而感觉疲劳!……童年时,我曾梦想光荣,和所有的人一样。理性在我身上萌发较晚,但却牢固地生了根。因此,未来的某一天,假如公众竟能享受我一行字的快乐,那就很成问题了。即使发生这种情况,那至少也会在十年以后。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引诱到你向我朗诵一些东西,你就原谅我这个弱点吧!我当时未能顶住让你器重我这种诱惑,那岂不说明我自信可以马到成功?那是我怎样的幼稚之举呀!你是想让我俩在一本书里结合,你这想法是极有情意的,它使我激动,然而我什么也不想发表。这主意已定。这也是我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庄严时期对自己发的誓言。我写作是绝对无私的,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盘算,也从不为今后操心。我不是夜莺,而是鸣声尖厉的莺,这种莺藏在树林深处,只愿唱给自己听。有朝一日我若出头露面,那一定是全副武装,不过我永远不会有把握。我的想象力已经在渐渐衰弱,我的激情正在下降,我写的句子连我自己都感到厌恶。如果说我还保留着我写的东西,那是因为我喜欢处在往事的包围之中,正如我从不卖掉我的旧衣服。我不时去放旧衣物的顶楼看看,同时想想它们还是新衣时的情景,以及当时我穿着它们所做的一切……

刘 方 译

一八四六年八月十四日夜至十五日
于克鲁瓦塞

你寄给我的诗句多么优美！诗歌的节律甜美，有如你在小鸟般温柔鸣啭时呼唤我的名字那么悦耳。原谅我把它们归入你最美妙的那部分诗句。一想到这些诗是为我而写作，我感受到的并非自爱，不，那是爱，是感动……

你问我此前寄给你的那几行字是否为你而写，你愿意知道是为谁而写的呢，爱嫉妒的人？——不为任何人，正如我所写的全部东西一样。我一向禁止自己在作品里写自己，然而我却在其中写了许多。我向来竭力避免为满足某个孤立的个人而贬低艺术。我曾写过极为温情而又毫无爱情的篇章，写过热血沸腾而血中又毫无情欲的章节。我想象过，我一再回忆过，而且将它们组合起来。不过你所看到的却没有任何回忆的痕迹。你对我预言，说我有朝一日会写出非常成功的东西。谁知道呢（我这是在说大话）？我对此仍表示怀疑，因为我的想象力正在泯灭，我在文艺鉴赏方面正变得太挑剔。我的惟一要求是能继续带着内心的狂喜欣赏大师们的作品，为有这样的狂喜我愿意付出一切，一切。至于最终是否成为大师中的一员，永远不会，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缺少的东西太多了，首先是天赋，其次是工作的韧性。只有艰苦卓绝的笔耕，只有狂热而始终不渝的不屈不挠精神才能造就个人的风格。布封的话有严重的亵渎之嫌：“天才并非持久的坚韧不拔”，然而这句话也有它一定的真实性，尤其在当今人人都相信此话时更是如此。